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聊齋誌異

會英會社會學本

張友鶴輯校

聊齋誌異

會校會注會評本(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羅祖

羅祖，卽墨人也。少貧。

〔校〕青本下有喜家縱三字。

總無總字。

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卽以羅往。羅

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遷陝西參將，欲攜與俱去。羅乃託妻

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

〔馮評〕三年中多少事在內。

適參將欲致書北塞，羅乃自陳，

請以便道省妻子。參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慰。然牀下有男子遺鳥，心疑之。

既而詣

〔校〕此據青本抄本作至。

李申謝。李致酒殷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

『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門跨馬去。匿身近處，更定卻歸。聞妻與李臥

語，大怒，破扉。二人懼，膝行乞死。羅抽刃出，已復韜之。

〔何註〕韜之，謂藏於韜中也。

曰：『我始以汝

爲人也，

〔何評〕今如

〔校〕青本作者。

此，殺之汚吾刀耳！與汝約：

〔何評〕多此一折。

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

充之，馬匹器械具在。我逝矣。』

〔馮評〕抽刀是壯士，放刀成佛祖，菩薩開口笑，壯士色如土。寄語床第人，恩義漫輕評。

遂去。鄉人共聞於官。

官笞李，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憑，遠近搜羅，則絕匿名蹟。官疑其因奸致

殺，益械李及妻；逾年，並桎梏以死。乃驛送其子歸卽墨。後石匣營有樵人〔校〕青本無入字。入

山，見一道人〔校〕青本作土。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為異，齋糧供之。或有識者，蓋卽羅也。

饋遺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囂，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之，

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遊山上，就之已香；往瞰〔何註〕瞰，窺視也。洞中，則衣上塵蒙

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玉柱下垂，〔呂註〕江淹賦：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賦。注：玉柱，溼也。〔何註〕道書：仙人將尸解，則鼻間玉柱下垂。坐化

已久。土人為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羅祖，香稅悉歸

之；今其後人，猶歲一往，收稅金焉。沂水劉宗玉〔馮評〕宗玉名璫。向予言之〔校〕青本無之字。甚詳。予笑

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為聖賢，但望成佛祖。請通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

去。』〔呂註〕山堂肆考：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何評〕亦戲亦幻。

羅祖

劉姓

又曰：邑劉姓，虎而冠者也。

〔呂註〕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太尉勃等盡誅諸呂，大臣議欲立齊王。鄉那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馮評〕漢書句法。 後去淄居

沂，習氣不除，

〔呂註〕華嚴經：除一切煩惱習氣。○法苑珠林：舍利佛從佛經行。有鴿逐鴿，鴿飛來佛旁住，佛影覆鴿，鴿身安穩，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佛影覆鴿，鴿復作聲，戰怖如初。佛謂舍利佛：汝身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恐怖不除。

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壠。苗勤，田畔多種桃。桃初實，子往攀

摘；劉怒驅之，指爲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

慰之。

〔馮評〕里豪如劉，幾出情理之外，如苗某，天下無不可了之事，可敬可法。

怒不解，忿而去。

〔馮評〕氣是無名火，急須加忍耐，遲忿在一時，小事翻成大。

時有同邑李翠

石作典商於沂，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

笑曰：『子聲望衆所共知；我素識苗，

〔校〕青本下有某字。

甚平善，何敢占驅。將毋反言之也？』〔校〕青本

作耶。

〔校〕青本無乃字。

碎其詞

〔校〕青本作辭。

紙，曳入肆，將與調停。劉恨恨不已，竊肆中筆，復造狀，

藏懷中，期以必告。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因

〔校〕青本無四字。

哀李爲之解免。言：『我農人，

半世不見官長。但得罷訟，數株桃，何敢執爲己有。』李呼劉出，告以退讓之意。劉又

〔校〕青本
作猶。

指天畫地，叱罵不休；苗惟和色卑詞，

〔校〕青本
作辭。

無敢少辨。

〔但評〕橫占人物，據為己有，當時得意，後日鑑鼎中儘勾受

用也。

既罷，踰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為驚歎。異

〔校〕青本
作娶。

日他適，見杖而來

者，儼然劉也。

〔馮評〕聊齋總不
用順敘平敘。

比至，殷殷問訊，且請顧臨。

〔校〕青本
作臨顧。

李遂巡問曰：「日前忽

聞凶計，一何妄也？」劉不答，但挽入村，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

也。

〔馮評〕即其人口中自敘，何等擺脫，陰律足以補陽官之
所不及，宋潛溪所謂陰冥王度者歟，否則世界皆黑矣。

曩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問何事，但

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怯見官長者，亦不為

〔校〕青
本作畏。

怖。從去，至公廨，見南

面者有怒容，曰：「汝即

〔校〕青本下
有劉字。

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悛

〔何註〕悛音
詮，改也。

悔；又以他人之物，

占為己有。此等橫暴，合置鑕鼎！」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

簿，其

〔校〕青本
無其字。

色稍霽。便云：「暫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勾我來？」

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禎十二年，用錢二百，

救一人夫婦

〔校〕青本
作妻。

完聚。

〔馮評〕三百，小錢也，完人夫婦，大善也。苟具
慈心，小錢足以行大善，凡百君子，歐而聽之。

吏曰：「非此，則今日命當

絕，宜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二人索賄。怒告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

年，崑勒

〔校〕青本
作崑勒。

人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喫耶！」

〔但評〕以此制官役，
虎亦有令人快心處。

二人乃不復言。送至

村，拱手曰：「此役不曾噉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門遂甦，時氣絕已隔日矣。」「但評」借其自言，

歷歷如繪，不啻現身說法也。人必能改過，乃肯自認過。不是一番痛悔，如何向李言身死專爲訟桃一事，他日與人爭，聞李言而止，若劉者，今之君子愧之。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顛末。

初，「馮評」補敘，詳敘，抽出敘。崇禎十二年，歲大凶，人相食。劉時在淄，爲主捕隸。適見男女哭甚

哀，問之。答云：「夫婦聚裁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馮評」兩節敘。油「校」青本油上

有在肆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將死，日向我討麻醬

以爲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要緊？」「校」青本作緊要。賤則售之，否則已

耳。如此可笑，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粟貴如珠，自度非得二百數，「校」上五字，青本作非三百。

不足供逃亡之費。本欲兩生，若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隲行之

耳。」劉憐之，便問馬出幾何。馬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

助以半價之資。馬執不可。劉少負氣，便謂男子：「彼鄙瑣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

能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馮評」負性人終不失性，橫暴如劉尙有此一段義舉，世固有利某不如者，其心慘毒故也。柔惡人過於剛惡人。遂發囊與之。

夫妻泣拜而去。「但評」此所謂無心爲善，纔是真善。又能力改前過。虎而冠者，破無明錢，立證善提。劉述此事，李大加獎歎。劉自此前行頓

改，今七旬猶健。去年，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衆圍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

訟桃樹耶？」劉芒 〔何註〕芒，罷倦貌。忿爭之容。改而為退讓之容，故以罷倦狀。 然改容，呐呐斂手而退。〔馮評〕爭桃之案，順找一筆，然已在改行二字中。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又〔校〕青木作素。醇謹，喜為善，未嘗以富自

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其生平可知矣。〔馮評〕李傳中旁抽出一人作贊，亦史法也。 古云：「為富不

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馮評〕既稱為誠篤君子，無問先富後富，無有不仁。贊者亦可行仁，若待富而後行仁，將有既富而不肯行仁者矣。陽虎是也。

將有既富而不肯行仁者矣。陽虎是也。

〔附淄川志義厚傳一則〕李永康，字翠石。生有至性，急患難，樂施予。淄城西南三十里龍泉

溝，有孔道，居人將為橋，以便往來。橋橫跨兩崖，計費千金。康破產以助，乃得訖工。又捐費

修橋於焦村，未成而歿。弟永譽〔附註〕字雲石，任湖廣衡州府桂陽州同知。有賢能，致仕。舉鄉飲大贊。竭力助成之，從兄志也。鄉有豪惡

某姓者，與苗姓相連。苗種桃數株。苗子飼桃，某怒，以為攘己物也，將訟諸官。康見之，碎其

詞，力為排解，某猶怒不已，會以陰譴悔悟，乃德康焉。唐太史龍泉橋記、蒲明經聊齋志異，可

按也。邑侯張公帽書「名高月旦」四字，以表其門，邑人榮之。

〔馮評〕先哲云：見人不是處，只消一箇容字；處已難過處，只消一箇忍字。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不在

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不在勇而在怯。世人笑他莫用，不知正是他的大妙用

處。若苗某可師也。

〔何評〕罪惡不悛，合置鼎鑊，可懼也。一事之善，可贖實盈，可勉也。

邵女

〔校〕此據青本，抄本題作邵九娘，但文內無九娘字樣。

柴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又奇妒。

〔但評〕不育則不願妒，乃惟不育者偏妒。愈妒則愈不生育，愈不生育愈不肯自信為不育，自安於不育。

生妒心，增妒才，生之增之不已，則愈出愈奇矣。妒之害已不可勝言，況於奇乎！

柴百金買妾，

金暴遇之，

經歲而死。

柴忿出，

獨宿數月，

不踐閨闈。

一日，柴初度，

金卑詞

〔校〕青本作辭。

莊禮，為丈夫壽。

柴不忍拒，始通言笑。

金設

筵內寢，招柴。柴辭以醉。

金華妝

〔但評〕妒者無不華妝。

自詣柴所，曰：『妾竭誠終日，君即醉，請一

瑣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誤殺婢子，今甚悔之。』

〔但評〕妒者無不甘，妬者無不口悔。何

便仇忌，遂無結髮情耶？後請納金釵十二，

〔呂註〕談苑：白居易贈牛僧孺詩：鑿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注：十二行，謂六鬢齊眉比立，為釵十二。

妾不汝

瑕疵

〔呂註〕左傳，倍七年，予取予求，不汝疵殺也。

也。〔但評〕妒者無不口許。

柴益喜，

燭盡見跋，

〔呂註〕禮，曲禮：燭不見跋。注：跋，本也。謂把處也。〔何註〕燭跋，燭本可把握處。見跋

不易，是逐客也。禮，燭不見跋。

遂止宿焉。

〔但評〕妒者只求如此。

由此敬愛如初。

〔但評〕金不惟有奇妒心，且有奇妒才。家有此等朋，金

便呼媒媪來，囑為物色佳媵，而陰使遷延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柴不能待，

徧囑戚好為之購致，得林氏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

〔何評〕假也。

飲食共之，脂澤花釧，

任其所取。「但評」腦脂虎爲笑面虎，妍婦津成普渡津，此之謂奇。然林固「校」青本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外，須人而成。

金曰：「我家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看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呂註」左傳，襄三十二年，子有

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若嚴師誨弟子。初猶呵罵，繼而「校」青本鞭楚。柴痛切於心，不能爲地。而金之

憐愛林，尤倍於昔，「何評」假也。「但評」此爲更奇。往往自爲妝束，勻鉛黃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

杖擊雙鬢；髮少亂，則批兩頰；林不堪其虐，自經死。「馮評」似周顛母李絡秀。「但評」貌爲親愛，而即以其所親愛者致之死，而人不知。不特妻妾之間

有之也，人臣擅權固寵，嫉賢忌能，其主英明，未有不用此術者。柴悲慘心目，頗致怨對。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

「但評」凡有機心者，終不能忍，偏要自家說出。柴始悟其奸，因復反目，「呂註」易，小畜，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永絕琴瑟之好。「但評」柴何見事之晚也，然當其時誠

未易悟其奸矣。蓋陽惡易防，陰惡難防也。陰於別業修房闔，思購麗人而別居之。荏苒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人

「校」青本無入字。之華，見二八女郎，光豔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之。「但評」此時已用冰鑑書。

詢諸人，知爲邵氏。邵貧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讀，過目能了。尤喜讀內經。「呂註」帝王世紀，

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脈脈通，問難八十一爲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婚者，輒令自擇，而貧富皆少

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柴得其端末，知不可圖，然心低徊之。又冀其家貧，或可利

動。謀之數媼，無敢媒者，遂亦灰心，無所復望。忽有賈媼者，以貨珠過柴。柴告所

願，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誠意，其成與否，所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不惜。』媼

利其有，諾之。登門，故與邵妻絮語。「但評」故開話，妙。 睹女，驚贊。「但評」如不知有女者，妙。 曰：『好個美姑

姑！假到昭陽院，「呂註」飛燕外傳：飛燕恃幸後宮，居昭陽院，又進女弟合德，帝大悅，謂為溫柔鄉。 趙家姊妹。「何註」趙家姊妹，飛燕，合德也。 何足數得！「馮評」此一段

詞令之妙，彷彿國策。 又問：『婿家阿誰？』「但評」故問婿家，妙。 邵妻答：『尚未。』媼言：『若個娘子，何

愁無王侯作貴客。「呂註」楊訓詩：開筵引貴客，謂婿也。 也！「但評」偏說王侯作婿，更匪夷所思。 邵妻歎曰：『王侯家所不指望；只要

個讀書種子，便是佳耳。「但評」要逼出此句來。 我家小孽冤，翻復遴選，「何註」遴選，遴音輝，謹選也。 十無一當，不解

是何意向。』媼曰：『夫人勿須煩怨。恁個麗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

大笑事：柴家郎君云：於某家坐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為聘。「但評」再一揚，然後以大笑事跌入，即對付讀書種子句，順便說出千金

以兼之。「何註」天鵝，雁也。諺云：鵝鵝想食天鵝肉。 此非餓鴟作天鵝想耶？「但評」偏一抑，匪夷所思。 早被老身訶斥去矣！「馮評」看他於開不得口處開口笑

之，駁斥之，無意中以千金動之，未仍以不了語探之，極語言之妙。「校」青本作「校」青本 邵妻微笑不「校」青本作「校」青本 答。媼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較計；若在別

個，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為矣。』「馮評」一縱一擒，一挑一剔。 邵妻復笑不言。媼撫掌「呂註」蘇軾詩：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曰：

『果爾，則為老身計亦左矣。』「校」青本作也。 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千金，

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闈者呵叱及之矣。』「馮評」真是口底生蓮，未仍重言千金以欣動之，卻無一字呆板，真會說女蘇，張也。都從上發士二字

伏根。『但評』因其未答，而即代白其意中難說之言，復以別人動之，已迎刃而解矣。復笑不言，意已動矣，又以自家從對面再形容襯托，直轟動到十分。並不為彼打算一句，已是打算到萬分有益無損處。舌底生蓮，辭令最妙品。○此一段文字，得力全在故與邵妻絮語一句。蓋使入門而告以本意，則千金為聘之言如何出口，失尺得寸之言又如何出口，須看其死中求活，只故作閑談，先從高一層說起，使之自口道出，又復借為笑談，若有意若無意，衝口而出，即懼颺開，然後搯其德晒之意，順手代說出作難本心，至見其復笑不言，乃極力轟動，卻從自家身上對面烘襯而出。抑揚頓挫，邵妻沉吟良久，「馮評」說入邵母心裏去，靈心妙舌。起而去，與

夫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二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

聞為賤賤則就之。但恐為儒林笑也！』媼曰：『倘入門，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

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喚女曰：『試同賈姥言之。此汝自主張，勿後悔，

致對父母。』女覲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養女有濟矣。「馮評」仁孝之言，聞之悽動。然亦可見千金之來，仁人孝子亦重賴之矣。為之三嘆。

況自顧命薄，若得嘉耦，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但評」自知薄命，乃能安命；自知薄福，乃能造福。古來享福皆自折磨來。

前見柴郎亦福相，子孫必有興者。』媼大喜，奔告。柴喜出非望，即置千金，備輿馬，

娶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柴曰：『君之計，所謂燕巢於幕，「呂註」左傳，襄二十九年，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

不謀朝夕者也。「何評」卓識。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不如早歸，猶速發而

禍小。「馮評」大識解。老主意，近乎聖人之道，尤服其堅定。「但評」絕大識議，皆自書中得來。○不為嘉耦之妃，而為怨耦之仇，藉折磨以求福壽，薄命人能安命即是造命。柴慮摧殘。女曰：『天

下無不可化之人。「馮評」無不可化之人，大非易事，唯聖者能之。然主意既定，盡其在我，能化不能化，聽之而已。我苟無過，怒何由「校」青本起？』「但評」

理固如此，亦視化之者何如耳。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爲賤婢，摧折亦自

分耳。〔校〕上四字，青本作其分。不然，買日爲活，何可長也？』柴以爲是，終躊〔校〕此據青本，抄本作籌。蹶而不敢

決。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嫗攜襍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而

陳。〔但評〕伏臘脂虎第一要著。○女之議論，非目極羣齊者不能。女之行爲，非胸包全史者亦不能。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可原，又見容飾兼

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彼〔校〕青本作被。薄倖人播惡於衆，使我橫

被口語。〔呂註〕前漢書，楊惲傳：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之。汝試〔校〕青本無試字。念背妻

而立家室，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似〔校〕青本作亦。稍悔之，〔但評〕柔。但不肯下氣耳。

諺云：『大者不伏小。』〔校〕青本作下。○〔但評〕附。○大者不伏下數語，至理名言。惟能以身先之，所以侃侃而談，毫無忌諱。以禮論：妻之於夫，猶子之

於父，庶之於嫡也。〔但評〕此是伏臆脂虎奇兵。夫人若肯假以詞〔校〕青本作辭。色，則積怨可以盡捐。』〔馮評〕不觸不背，出言極妙。

得體如此，真有德之言也。前媒媪之言，此邵女之言，言各有當。媒媪之言近策士，邵女之言近聖賢，各極其妙。妻云：『彼自不來，我何與焉？』即命婢媪爲之

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柴聞女歸，驚惕〔校〕青本作也。不已，竊意羊入虎羣，〔校〕青本作穴。狼藉

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穩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嫡所。柴有難色。女

泣下，柴意少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嫗笑之也。』〔但評〕

柔。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校〕青本下有之字。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孟光舉案，〔呂註〕後漢書，梁鴻傳：梁鴻字

伯鸞。家貧而尚節介。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能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字之曰德耀，名孟光。適吳，依大家舉伯通，居廡下，為人負春。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儻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王鳳

洲云：案，俗直為几案耳。呂少衛語林少穎：案乃古盤字，故舉與齊眉。而人不以為諂，〔但評〕何哉？分在則然耳。』〔但評〕能安分者，能以分實人。○分在則然四字，是中庸之要道。知此，則隨身所處，無往不宜；可以貧，可以富，可以賤，可以貴，可以常，可以變。泰然自得，怨尤俱泯。天地之道，性命之功，倫常之理，不外乎是，况乃夫婦？妻

乃從之。見柴曰：『汝狡兔三窟，』〔呂註〕戰國策，齊策：狡兔有三窟，備得免於死耳。馮煥謂孟嘗君語。何歸為？』柴俛不對。女肘

之，柴始強顏〔校〕青本下有為字。笑。妻色稍霽，將返。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

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悅，執婢禮甚恭。〔馮評〕真是左有做人難。柴入其室，苦辭之，十餘

夕始肯一納。妻亦心賢之；〔但評〕伏臘脂虎第二法。然自愧弗如，積慚成忌。〔馮評〕積慚成忌，語透極。〔但評〕此一轉是謂奇妒。○自愧弗如者，本體

之明，天良之發見也。積慚成忌者，捨亡之深，習染之難返也。惟知其賢而自愧，但女奉侍謹，無可蹈瑕；〔何註〕無所以終久能自感悟，惟積慚而又成忌，益以見終能感之悟之者之良不易也。

可乘也。或薄施訶譴，女惟順受。一夜，夫婦少〔校〕青本作妻小。有反唇，〔呂註〕漢書，賈誼傳：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注：相與計校也。

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鏡墮，破之。妻益恚，握髮裂背。女懼，長跪〔校〕青本作跪。哀免。〔馮評〕

誰則能怒不解，鞭之至數十。柴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呶呶逐擊之。柴怒，〔校〕青本

奪鞭反扑，面膚綻裂，始退。由此夫妻若仇。柴禁女無〔校〕青本作勿。往。女弗聽，早起，

膝行伺幕外。妻搥牀怒罵，叱去不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柴出而後洩憤於女。柴知之，

謝絕人事，杜門不通弔慶。妻無如何，惟日撻婢媼，「校」青本無媼字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堪。

「馮評」或曰：同殺妬婦，與楊萬石、江城二篇何以不同，曰：楊萬石篇專寫懦夫，江城篇專寫悍婦，此篇專寫邵女之賢，命意先不同也。自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夕，「但評」伏臘脂成第三法。

柴於是孤眠。妻聞之，意亦稍安。有大婢素狡黠，偶與柴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

輒於無人處，疾首怨罵。一夕，輪婢直宿，「呂註」史記，項羽本紀：直夜潰圍。注：直，讀值，當也。女囑柴，禁無「校」青本作勿。

往，曰：「婢面有殺機，叵測也。」「馮評」說冰鑑書。柴如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校」青本下有奸字。

婢驚懼無所措詞。「校」青本作辭。柴益疑，檢其衣，得利刃焉。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撻

之。女止之曰：「恐夫人所「校」青本作聽。聞，此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鬻之，既全

其生，我亦得直焉。」「馮評」仁哉女也。「但評」其罪有由，且未成謀，固宜開其生路。柴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其不謀

故，罪柴，益遷怒女，詬罵益毒。柴忿顧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殺卻，烏有今日。」言

已而走。妻怪其言，徧詰左右，並無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捉裾浪罵。柴

乃返，以實告。妻大驚，向女溫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但評」此一轉奇而又奇。柴以爲嫌卻盡釋，

不復作防。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心？」「何評」惡極。「但評」聞言大驚之後。

即多疑多慮之人，亦必以爲嫌卻盡釋矣。恨其言之不早，而以私縱逆奴罪之，偏能強辭奪理，真所謂非常之悍，不可以情理動者。

女造次不能以詞「校」青本自達。妻燒赤鐵烙「校」青本

「何註」烙音洛，燒灼也。史記，殷本紀，紂有炮烙之法。

女面，欲毀其容。婢媼皆爲之不平。每號痛一聲，則家人皆「校」青本

哭，願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針刺脇二十餘下，始揮之去。「馮評」物極必反。寫到此妬婦之惡已極，邵女之賢盡見，下文便好轉關。

歸，見面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坑「校」青本而故蹈之。當嫁君時，

豈以君家爲天堂耶？亦自願薄命，「校」青本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尙有滿時；若

再觸焉，是坎已填而復掘之也。」「馮評」禍福循環之理，言之確鑿，能知此，則天下無不可處之事，無不可化之人，洩造化之怒一語，理尤精。」「但評」薄命是干造化之怒，安命是洩造化之怒，不忍

是觸造化之怒。○知火盆而故蹈之，以洩造物之怒，固是見得到處，然使不能安心忍受，則火愈撥而愈熾，不且終身蹈之乎？忍待填滿，毋復再掘，盡其在我，成敗利鈍，皆非所逆觀也。士君子處不得意時，當自願命薄，奉此言爲章佩。遂以藥

糝患處，數日尋愈。忽攬鏡「校」青本喜曰：「君今日宜爲妾賀，彼烙斷我晦紋矣！」「但評」

詣嫡時，早「校」青本朝夕事嫡，一如往日。「但評」到底不懈，功行將滿矣。金前見衆哭，自知身同獨夫，略有愧悔之

萌，時時呼女共事，詞「校」青本色平善。月餘，忽病逆，「何註」逆，嘔逆也。害飲食。「馮評」中柴恨其

不死，略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夜淩困。女侍伺不遑眠食，「馮評」如此奉事，禽獸都可化，況人乎？」金益

德之。「但評」此爲山掘井九仞時也，更爲嘆奇。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疇昔過慘，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爲人持

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自紀理，劬勞甚苦，而家中米

鹽，「校」青本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馮評」漸漸彌補救轉過來，下文方有步驟，文字緩急，都有妙理。金對人

輒自言為「氣蠱」，以故醫脈之，無不指為氣鬱者。凡易數醫，卒罔效，亦濱危矣。又將

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裏無益，祇增劇耳。」「但評」此更出至誠，直感人心脾矣。金不信。女暗撮別劑易

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呂註」後漢書：華陀字元化，著青囊經。

今如何「校」青本也！」女及羣婢皆笑。金問故，始實告之。泣曰：「妾日受子之覆載「但評」此二字，

感之者不自知，受之者亦不知。唯悔而泣者知之。而不知也！今而後，請惟「校」青本家政，聽子而行。」「馮評」以下大轉過來。無何，

病痊，柴整設為賀。女捧壺侍側；金自起奪壺，曳與連臂，「校」青本愛異常情。「馮評」以上雷公電母，以下

甘雨和風，另一世界。更闌，女託故離席；金遣二婢曳還之，強與連榻。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姊

妹無其和也。「但評」洗心革面，前後兩人。天無何，女產一男。產後多病，金親調視，若奉老「校」青本

作母。「但評」日受其覆載而不知，豈惟身同獨夫，抑且行如蛇虺，乃至今而亦有感泣時耶？曳以連榻，留以連榻，事必商，食必偕，愛固異，和亦異也。至調視而若奉其母，非淡肌淪髓，鑲肺銘心，而能若是乎？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必賢如邵女

而後可為此言也。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易曰：信及豚魚。觀於邵女益信。後金患心瘳，「何註」瘳音味，謝惠連詩：積憤成疾瘳。痛起，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

女急市銀針數枚，——比至，則氣息瀕盡——按穴刺之，晝然痛止。「馮評」不寫至此，無以見其悔之至。十餘

日復發，復刺；過六七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夢